



神僧傳卷第九

金剛仙

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
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
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剝
而為舟忽登山見一盤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丈
餘四蛇齧弁室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
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枳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蹇
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弁團而
飛出頽脫俱盡後廻東之首大劃其目大呀其口吸其
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其毒丹吻若火蛟
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

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耳。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為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餘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制而為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欲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闕，見底矣。以澡瓶張之，有一泥鰕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為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

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即晉惠帝曾用酖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為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柰何。傳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聆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懷信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

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耳。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為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餘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制而為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欲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闕見底矣。以澡瓶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為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

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即晉惠帝曾用酖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為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柰何。傳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聆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懷信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

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回顧見塔一所。東度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塔第三層見信。信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智廣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竒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有癩者。則起跛者。則奔。其後

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搥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緡掇散。飲食。或遇甚痛惱者。挾紙蘸水。貼之亦差。嘗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億萬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切利天也。自咸通初。至九座山。忽逢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拄其口。師入其口。跌坐入定。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逮出定。蟒化爲石矣。繼而雷雨大作。湧沙成地。山神移山。八維蔭暎。以乾符三年。示寂。

從諫

釋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竒。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

推服焉。及來洛師，遂止敬愛寺。既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為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馭鳳駉鶴之儀，薄黜黑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廟塔。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頽雲駛雨，霆擊石傍。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跏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遇于院門。威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嚮信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等，誡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普聞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性不茹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

亡。聞斷髮逸遊。謁石霜諸。諸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
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祖師別
傳事。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因契悟。依止數歲。
乃請遍遊名山。諸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
昭武。抵大乾。遙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
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至山。
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願求斗斛。嗣曰。
豈有斗斛與之一合。遂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
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為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
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復嶺。菜已青矣。蓋畊種
菜者。乃山神所投。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之勝。乃曰。吾
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跡。道德非吾所及。

吾種之緣。其屬公乎。既而道德播聞。緇徒雲集。遂成巨
刹。忽有老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
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
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為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瓶。
良久。風雷挾坐榻。山岳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宇澄霽。蛇
自瓶出。有頃。復為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師法力。則血
肉腥穢。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何以安衆。當以水
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刮石成穴。湧泉一泓。始雖
涓涓。終焉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
此。沍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流四出。灌溉田數百頃。邦人
神之。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
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

太守之廟。即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敬畏之。牲牢享祭。無虛日。師見而閔焉。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為鄰。是夕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齋羞。至今遵之。神人相安。神顯靈異。護持此山。或云。師嘗與神以道力角勝負。廟傍有松。巨幹參天。師舉手拗下拂地。三匝而神實拂其二。遂屈而從之。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眾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以君我歛目時。齊聽取。寺眾凄然。堅請且為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履西歸。

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謂師獨行。不諾所請。遂覓水一盃。巽杖為虎。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菴基。為古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勅謚圓覺禪師。凡有所禱。其應如響。而院前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懷濟

釋懷濟者。不知何許人也。慙而且狂。乃逆知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

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疑為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宗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勸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為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

其去道從儒。簡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濬乃為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為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為其荼毗焉。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為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為事。其父母俱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為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窰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蹟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璨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窰。又見一辛七在焉。

歷是七窰。俱有一辛七在中。絲是陝人呼為辛七師。

簡師

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窰。為堂中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令揀擇可當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痛。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眼切。罪。腰。鳩。罪。

感頰。瞠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鄞市。肆見物則乞。至於醃醬魚蔬。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為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竒之。又嘗就人乞。毀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人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僧。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畫其像焉。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閩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岳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

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孳手足既惜言語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未抵閩鄉叩頭杖淚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寃未散尚須十年慙汝勤虔為汝除去即令撰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踈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子投之河流臻洎舉會之人莫測其為阿足顧謂臻曰為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于水面戟手謂其父母曰與爾寃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湏臾沈水不知所適。

惟靖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闍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顏容執侍政公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嘗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遲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虞冰雪備杭粒半斗每日以鈔合菜煑食置杭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卒時年七十餘。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論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請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瀑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

僧切戒論勿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蜺子和尚

京兆蜺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納。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蜺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蜺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吞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蹟。厥後不知所終。

扣氷古佛

扣氷澡光古佛。初叅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

自鵝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脩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為扣冰古佛。後住靈曜。天成三年。應閩王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茶毗。祥耀滿山。收舍利塔於瑞巖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遠近祈禱。靈異非一。

全宰

釋全宰。俗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覩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脩禪觀。亭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造乎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闍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傍。或代汲泉。或供菜果。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終於鎮國院。

延壽

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無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叅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斥鷃巢於衣衾。若得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

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闔。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叅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跏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藏禁呪之法。能厭劾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錕屨。後以鞭驅。藟靈入其中。而勃勃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為害。齧戲掘打。錕破。見一鴉。闖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自新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參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羣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訐。直迴戈。遣歸見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菴。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庵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

內。聞念法華經聲甚清亮。遂巡又吐罵云。此羣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屨。僧曰。自此百日草枯。四絕人烟。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至溪畔。有稻百餘穗。收其穀。手搗三掬。黃梁挑野蔬和煮與食。後遣迴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糜。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迴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法本

釋法本。不知何許人也。循良守法。行止庠序。言多詭激。天福中。至襄州禪院。與一僧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

於法本嘗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一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泊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枝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獨能化現者乎。

點點師

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有命齋食者。酒肉不間。每日將夕。輒市黃白麻紙筆墨。實懷袖以歸。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徃徃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襦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其故。怒而不荅。居數歲。邛笮暗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所終。

行遵

釋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閩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法律住持。人不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散之次。歛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乘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畚楛鍤方興。適遇客至。為家童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為青泥。或經行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合契。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為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緇徒為茶毗焉。

僧緘

釋僧緘。俗姓王氏。京兆人。恒居於淨衆寺。髭髮皓白。而面色紅潤。逍遙然人莫測其情偽。有華陽進士王慶厚者。於偽蜀落第。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慶厚乎。慶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慶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慶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偽。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慶厚驚竦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慶厚入

寺謁太尉幽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
厖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
可庭參。慶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
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為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
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
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
之祿。此陽注陰受也。慶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
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箴之脫
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緘來慶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
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
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馬。百日為程。
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慶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馬。惡
其百日為程。慶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樂。由
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慶厚藍袍槐笏。驅駁
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詳其緘之年。生於
文宗太和初。成名在宣宗大中。主慶厚遇之。已一百三
十餘歲矣。

智暉

釋智暉。咸秦人。姓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圭
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為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事高
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
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為事。人莫能淺深之。梁
開平五年。忽欲造圭峯山行。翛然深往。坐巖石間。如常
寢處。顧見磨納數珠銅甌。椽笠箴石壁間。觸之即壞。斂

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為路。龍以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為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乃跏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為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宿業白癩。師能為我洗摩。暉為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痂。亦皆異香也。

谷泉

釋谷泉。未詳其姓氏。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為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荊。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搯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住懶瓚岳。又

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余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為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盆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化於嘉祐十五年六月六日。閱世九十有二。坐六十四夏。郴人塔之。至今祠焉。

鑛師

鑛師者。海壇戍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甘嗜野菜。每見家厨烹燂。鬮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爨鑊。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藝沉檀。時號為聖僧。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鎚子百數。惟一是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意驗之。凡聖耳。鑛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皇甫部曲一皆驚嘆。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

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瑑。瑑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為授具戒。

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為狂。遂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輒先知。以至温州人林仲芳。自其家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跣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位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一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一子入繼。衆始悟。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鱸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纆引船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柰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將死。

宗本

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者禮之。見額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為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

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慙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悟新

釋悟新。姓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住雲岳。已而遷翠岳。舊有淫祠。鄉人禳禱。酒葢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

之。而遁。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岳。建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為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鏡於碑陰者。新恚怒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還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泊然而逝。訃聞諸方。衲子為之嗚咽流涕。茶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淨梵

僧淨梵。嘉禾人。姓竺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脩法華懺。每期方便。正脩二十八日。連

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王者令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韋馱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為祟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逸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即補為管内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道隆

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為不常。但呼為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投宿天花寺。夜有男子

垂泣言。弟子不幸。在生前廣造惡業。現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為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茲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為山和尚示衆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衆生。本同一體。其或未然。當為說偈。牛受記畢。隨隆歸寺。觀者以千數。牛見人。俛而不食。如羞赧態。除夕忽殂。隆夢來謝。遂領衆然炬焚之。

靈芝

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神氣超邁。

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覩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悉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益伸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竒木怪石。或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張者。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媪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錄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

為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啟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隣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置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鷄家及楊氏悉夢媪至。謝曰。在生罪業。見責為鷄。賴羅漢懺悔。謝之錫。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為冥塗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膽巴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

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覩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悉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益伸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竒木怪石。或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張者。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媪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錄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

為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啟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隣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置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鷄家及楊氏。悉夢媪至。謝曰。在生罪業。見責為鷄。賴羅漢懺悔。謝之錫。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為冥塗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膽巴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

嘗呪食投龍湫項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
祖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
所持數珠加其身既愈又嘗為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
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斡成宗命禱于摩
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為成宗禱疾遄愈賜予甚
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
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
輿當密神呪持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驚懼惟惟
殿無虞復賜碧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
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神僧傳卷第九



